



爲身死竭誠直陳天下安危

聖躬禍福以保萬年永祚以綿

萬壽無疆事臣聞治亂之兆垂示在天治亂之實召

致在人竊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

者以爲亂徵臣不習天文但觀人事當今天下

之勢亂象已形而亂機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

辨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撥亂機而使之動

助亂人而使之倡者也臣欲慟哭嘔血於

陛下之前盡吐腹心無由得見踟躕累月欲直言極

諫近侵越而自嫌欲保位全軀終悽切而不忍

反覆思惟與其他日出無及之言貽

陛下以無及之悔不若今日進先事之說勸

陛下爲先事之圖惟望少寬

雷擊之怒細垂

電颺之光二復臣言萬補

聖治

陛下知天子之所以尊乎轉天下之億兆生靈而處

其上也又知億兆生靈之樂有

天子乎賴其休養生息以保我身家也譬之庭燎束

千百莖荻葦而火焰輝煌荻葦散而火光無所

附矣民荻葦而君火光也譬之禪塔聚數十萬

甃石而寶瓶高閣甃石折而寶瓶無所着矣民

甃石而君寶瓶也故曰君民一體休戚相關欲

衍靈長

國脉於萬年惟有固結人心之四字昔者二帝三

王之爲君豈不以崇高富貴之可恃乃曰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者何知君身之安危

社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權故耳故曰五帝愛民三

王畏民蓋世有幸亂之民四馬皆取天下者之

所資而守天下者之所懼也一日無聊之民飽

煖無由身家俱困安貧守分未必能生世變兵
興或能苟活因懷思亂之心以緩須臾之死二
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或結黨而占
窩開場或呼群而鬪鷄走狗居常愛玉帛子女
爲法所拘有變則劫掠姦淫惟欲是遂三曰邪
說之民白蓮結社黑夜相期教主傳頭名下成
千成萬越鄉隔省密中獨往獨來情若室家義
同生死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
軌之民懷爭帝圖王之心爲乘機起釁之計或
觀天變而煽惑人心或因民愁而收結衆志惟

幸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此四民者何代無
之聖王約已愛民損上益下則無聊者歸恩無
行者守法邪說者無以售其姦不軌者不得行
其智四民皆我赤子一失其心而墮其計四民
皆我寇讐昔者胡元疆土大於我

朝未亂之先天下全盛我

太祖以布衣單身提三尺劍唾手而得之者何四民
之心胡元失之而

太祖收之也今天下之蒼生貧富可知矣自臣覩記
以來何嘗無凶歲未聞有連歲之凶何嘗無歉

省未見有數省之歎。乃萬曆十年之後無歲不告災傷。一災動連數省。近日撫按以賑濟不可屢求存留不可終免。起運不可缺乏。軍國不可匱。請故災傷之報。遂極催科之嚴。如故。豈不哀民勢不可已也。臣久為外吏。熟知民艱。自饑饉以來。官倉空而庫竭。民十室而九空。

陛下赤子凍骨皴肌。冬無破絮者。居其半。饑腸餓腹。日不再食者。居其半。流民未復鄉井。棄地尚多。荒蕪存者。代去者。賸生者。為死者。頂役破屋。頽墻風雨不蔽。單衣濕地。苦藁不完。兒女啼饑。

號寒父母吞聲飲泣。

君門萬里誰復垂憐。

陛下見此民情。當必潛朕淚。下今

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

壽宮之費。幾百萬。寧夏之鼎。幾百萬。朝鮮之費。幾百

萬。黃河之費。幾百萬。織造燒造之費。幾百萬。今

大工之費。又幾百萬。採木之費。又幾百萬。以上錢糧

半非歲額。年年此。去年一年。此民豈天雨菽粟地

湧金銀耶。

陛下豈不曰。吾多取諸府庫。下未必盡。派閭閻。夫甕內

所汲皆井內之泉杯中一酌皆壺中之酒臣恐
井竭則甕涸壺盡則杯空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今國家之防禦踈畧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備
京師也朝朝砲震如雷刀馬半疋羸而人半老弱
九邊之兵以禦寇也處處甲光耀日皆勇於
挾上而怯於臨戎衛所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
也操練虛文騎射故事爭伍缺於役占家累於需
求皮骨僅存折衝奚賴總之士卒雖稱百萬無
能攻能守之兵武弁豈止數千無三戰三捷之
將其餘郡邑武備全踈庫無干戈門無矢石城

多頽廢誰是修築之人鄉有村落殊無保聚之
法官不足糧草民不曉兵甲設有千騎橫行家
家無活路萬人圍困處處無堅城臣所謂四等
亂民一似萬應當此之時邊軍固疆圉不敢動
衛所守城池不敢動計無所出必選民丁以怨
民鬪怨民誰與同心以赤子攻赤子誰肯效死
祖宗二百三十年百戰山河何可坐視臣竊爲
陛下憂之故曰人心者

國家之命脉也不可失也今日之人心臣何敢言
惟望

陛下擇其無損於

國家有益於天下者收之而已請言收人心之大者數事可乎洮蘭之間氣寒土薄小民無計爲生則織絨貨販以糊口自傳造以來數多限迫官府散派民間急於星火百姓苦於催逼遂棄農桑捻線者數十萬戶工作者聚衆萬人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十疋且是物也曬晾不早則白蛀卽生風日太頻則紅色易落多積耽心久積無益至於山西之紬蘇杭之紗羅緞絹歲額已自充盈加造豈因缺乏臣以爲

一縷之絲皆民筋力與其積於無用勞民費民孰若定以有常隨取隨足假如四季袍服歲用千疋則見造一年預造一年是

宮中省收藏之累歲歲見新天下無多取之憂人人樂辦且花樣欲新則隨時改造此處增數則彼處減機那借工銀將餘補乏此無損於

陛下而有益於蒼生何憚而不爲至於饒州磁器西域回青總是有餘不急之物徒累敲骨挫髓之民望

陛下一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

內府宮庭自須大木而採木之苦

陛下聞之乎臣自採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或孤生萬仞崖邊或叢長千重嶺外蟒蛇雜居之處毒霧常濃巖谷寂寞之間人煙絕少寒暑渴饑瘟疫癘癘而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卧于夫難移隔澗作橋越山引擗每日一祭神明每行不過數步倘遭艱險之處跌傷壓死常百十人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苦可知矣至於磕撞之處豈無傷痕而官責民罰謂不合式經年累月拽倒溪邊待秋水以漂衝多轉折而

底滯依狀無用重去伐山每木一根官價雖云千兩比來都下民費不止萬金臣見川貴湖廣之民談及採木莫不哽咽所願

宸居安若泰山邦本固如盤石卽茅茨若神堯卑宮如大禹何損

九重五位之尊益昭二帝三王之德且木能生火積久易焚前年山西廠之災是已今大工木料既已報完採辦新材止需後用倘少其數日多其歲月減其尺寸增其價值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山澤之藏本非山澤棄物但天下之寶當與

天下共之礦也者藏天下大害於大利之中者也故軍國告匱則一開饑饉告急則一開如嘉靖年間開河南礦但

勅該省撫按誰敢侵利殃民南陽等府數歲饑荒今日之民卽前歲子食父肉人喫鷹糞

陛下發銀賑濟之民也菜色未變生氣稍回自報殷實戶而民半驚逃自一切在官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倚辦於殷實戶而民多累死自都御史李仲春

嚴旨切責而撫按避嫌鄖陽巡撫馬鳴鸞前與臣書

謂六十餘頃之地常聚十萬之衆文家洞近二千人開之二月止見砂十六眼銀之有無費之多寡可槩知矣今礦砂無利散民間而坐數納銀民不能支括庫銀而充礦代解

欽差二使亦有從實開報之心而仲春貪殘肆爲攘奪侵欺之計

朝廷得一郡縣費千有司不敢深說撫按不敢上聞此豈

陛下開礦之初意哉伏乞

勅下各省使臣嚴禁散砂不許借解但有侵奪小民

捏害地方如仲春者必誅無赦而各省之人心
收官店租銀理宜收解自趙承勳有四千之說
而

皇店開自

朝廷有內臣之遣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
合賺絲毫以活身家者也

陛下以萬乘之尊享萬方之貢何賴彼錐末之微財
褻此

崇高之大體乎且馮保八店爲屋幾何而歲有四千
金之房課乎解進之數既有四千徵收之銀豈

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足乎今勢豪之家用
僕開店所在居民尙且忍氣吞聲莫敢與較而
况

朝廷遣使

賜之勅書以泰山壓卵之威行密網竭魚之法民間
之苦無問可知縱使內臣廉靜不擾市民而長
隨之下各有長隨掛搭之中又有掛搭強吞橫
噬獨占群侵內臣何由知冤民何處訴夫楊村
張灣南通省直北接都城天下咽喉之地也

陛下鎖此咽喉不及一年商賈不至緩急有用將安

取給不獨此也都下近日訛傳有太監營求鎮守之說極知此言無據亦足驚擾人心蓋正德年間曾差鎮守矣致九邊搖動四海蕭騷大盜數十萬人流毒幾省賴我

皇祖登極盡取回京萬頃

皇莊盡還民業而人心大悅天下始安

實錄見在可考也臣等

陛下將兩店內臣仍取回京原坐租銀責令所在有司照數解進如有延遲短少罷斥其官是無減額銀有光

聖德此一舉也而畿甸之人心收天下

宗室不減數萬皆

九廟子孫

天家骨肉也倘罪作不赦則

祖訓自嚴

楚王毫無惡狀而王守仁王錦襲以徹地神姦說瞞天大謊籍隔數千里而冒認王弼子孫事隔二百年而捏稱受寄財產中間偽造

絲綸假傳

詔旨明欺

聖主暗陷

親王錦襲肆不恭之狀人人不堪

楚王抱不白之冤日日慟哭所幸防範得法竟保

無虞有如

楚王卿恨自殺

陛下何辭以謝

高皇帝之靈乎傷大小

宗藩之心切中外臣民之齒此兩賊者罪應殊死

陛下不下法司而止令回籍臣恐姦凶操恐嚇之權

善良無自必之命一開告許萬姓驚疑誰無懼

人難逃怨口所關世道人心良非細故夫爲善

不貳成言改過何妨更令

陛下特下綸音令彼處巡按御史梟示兩人使天下

曉狀知

聖天子之明正三尺而親睦九族也將疑議盡釋而

天下

宗藩之心收崇信伯之貧通國所知也十箱珠寶

之誣亦通國所知也始焉誤以科道之風聞嚴

追誠不爲過今也真知崇信之冤枉久禁實苦

無辜夫

聖人舉動正大光明

陛下何不直示聽言之誤嚴緝搆害之姦還費甲金
革去之祿復五城厥衛降黜之官釋王坤覺大
義之罪所謂過也更也無傷

日月之明爽然慨然益見

乾坤之度此一舉也而勳戚之人心收刑法者所以
平天下之情服罪人之心者也應輕應重

太祖既定爲律情重罪輕

列聖又增爲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律例不
得爲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二年矣每見

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

上意甚則加重而降司官從重者皆常

聖心故司官每遷就以逃譴怒如往年陳忠等以隱
瞞家產坐盜王正等以知情藏匿擬徒甄常照
誣白晝搶奪擬遣皆臣等欺天罔人已自廢法
陛下猶以爲輕俱加處死如近日李吉等本非把持
也而必欲擬軍張澤等預納局料也而必欲追
銀

天財庫本無揭瓦也而少監王進忠等必欲坐盜
此皆真屈真枉臣等不敢執奏而

陛下安知其寬臣願

陛下俯從司寇之平勉就

祖宗之法而囹圄之人心收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

謗之語朕而下求言之詔賞直諫之臣者知天

下存亾係言路通塞言官者

朝廷之耳目也不可以不重也此年以來新進小生

好矜名節遂激

陛下之怒波及臺省之臣驅逐既多選補皆罷臣以

為

天闕遂窳

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見萬里

陛下所聞皆衆人之所敢言者也其不敢言者

陛下不得聞矣

一人孤立萬彙之上四海皆存叵測之心而人君不

得聞不敢言之語此一時之快而他日之憂也

臣等

陛下思

祖宗廣置言官之意為

國家不為言官釋監候之曹學程還一勾之科道

檢建言得罪之逐臣分別

召用應復除者卽與復除應行取者早爲行取以後
如有心行不端建白無當者

勅下吏部分別降黜此亦足示懲矣何至禁錮於旣
往杜絕於將來快潛伏之姦養壅蔽之禍哉至
於天下多故全賴官吏彈壓吏部用人本爲計
安

社稷此其關係

國家最急最重果吏部非人則聽科道糾彈卽爲
罷斥果吏部得人則聽其推陞選取

早賜施行庶練兵督餉者無廢缺之事候銓待補

者無典賣之憂而士大夫之心收我

朝敵國外患惟南倭北稱雄倭居大海之中豈能

航糗糈不突中原又豈能自浙閩蠶食上國哉

惟是朝鮮附在東隣近吾左掖平壤西隣鴨綠
晉州直對登萊倘倭奴取而有之藉朝鮮之衆
爲兵就朝鮮之地爲食生聚訓練窺伺

天朝進則斷漕運據通倉而絕我餉道退則營全慶
守平壤而窺我遼東不及一年

京師坐困此

國家之大憂也夫我合朝鮮是爲兩我兩我尚懷

勝負之憂倭取朝鮮是爲兩倭兩倭益費支持
之力臣以爲朝鮮一失其勢必爭與其爭於既
亡之後孰若救於未破之前與其以單力而敵
兩倭孰若併兩力而敵一倭乎乃朝鮮請兵而
二三其說許兵而延緩其期或言爲屬遠戍或
言兵餉難圖甘心剝膚之災袖手燃眉之急諺
曰小費偏惜大費無益今朝鮮危在旦夕矣而
我計必須歲月願

陛下早決大計併力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敢解京錢
糧一物十費措辦旣苦轉運尤難若於實用有

裨則積貯何嫌過侈今十庫負財各廠物料麓
惡不堪者固有朽腐無用者更多上納歲歲堆
積陳陳可惜萬姓膏血化爲一房塵土倘每年
一次查盤每夏三番曬晾不堪者嚴濫收之刑
朽蠹者重典守之罪變惡爲美出陳易新但一
年可備三年之資則本色暫改折色之解旣不
匱乏國用亦不暴殄民財

陛下一畱神則歲省不下百萬而解納之人心收

京師者

朝廷腹心之地也

祖宗時常徙富戶以實

京師以富民者貧民依以爲命者也今

京師貧民不減百萬九門一閉則煤米不通一日
無煤米則煙火卽絕如有庚戌之事

京師戒嚴雖有倉場止足官軍守禦之用城中富
戶正備緩急勸借之資今商人有預納之稱貸
有鋪墊之常規一報在官百年不替而上富貧
自暴民聚衆凌奪姦民設機騙詐遊食者坐耗
民財淫巧者誘奢民俗而中富貧自各衙門那
結之雜捕送之輕吏書貪如餓豺兵番狠如翼

虎無批票而稱勾攝本良弱而誣姦盜而下富
貧自房號重於優免之濫科派苦於名色之多
一身衆役一事衆害而貧者愈貧自抄沒法重
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籍家貲誣以多贓則
互攀親識宅一封而雞犬豕羊大半饑死人一
出而親戚骨肉不敢收留加以官吏法嚴兵番
拶苦少年婦女皆解衣而捫身大小渾家盡市
行而巷哭萬民觀者短嘆長吁臣曾見之掩目
酸鼻此豈皆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
百口難解

陸下知之乎知之當必憐之矣又有刁惡乘機恐嚇
良懦捏稱汝寄某贓我欲告首殿衛挾讐網利
不足不休明騙錢財誰敢喘息半年之內擾徧
京城

陸下知之乎知之當必恨之矣伏望省不急之上納
禁監收之鋪蠶嚴騙奪之刑重需索之罪清差
役之繁定優免之則慎抄沒之舉而都下之人
心收

列聖在御之時亦有宦官宮妾賦死於筆楚者未之
多聞豈此輩當年皆賢而今皆不肖耶豈

官法當年皆疎而今日宐密耶難言之矣蓋

祖宗憂思深遠故體悉人情

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重

殿庭之內血肉淋漓

宮禁之中啼號悲慘冤魂夜泣結爲愁雲怨鬼宵吟
積爲厲氣吉祥之地豈宐如斯且惟

天萬物父母故

上帝惡殺

元后作民父母故舜帝好生民間千恩萬愛長女育
男不足以供頃刻之一怒故上

殿者愁死不如無生人

官者賣生卽作賣死臣望

陛下發慈悲心動惻隱念視如穀赫之牛湯火之雞
可乎且

宮闈近地難入外人護衛

聖躬惟有此輩今環門守戶之衆皆傷心側目之人
外表忠誠中藏險毒彼懷朝不保夕之懼何愛
九死一生之身

陛下卧榻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
臣竊憂之臣望法令不嬖於嚴鞭朴不至於死

則左右之人心收

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三日一朝有一日一朝
者蓋

一人勵精則萬事嚴肅雖

朝門晏閉早開誰敢興邪起妄

陛下不視朝久矣人心之懈弛極矣姦邪之窺伺熟
矣守衛官軍虛應故事耳乃

宮鑰仍舊早發諸人仍舊早進今

乾清修造逼近

御前軍夫往來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以應之臣望

發宮鑰於平明放軍夫於日在自非軍國緊急慎無
昏夜傳宣

陛下豈不曰

世宗晚年不視朝亦無外患乎顧今日之人心非昔
日之人心惟

陛下慎之章奏不批

先朝聞有未如今日強半

留中蓋疏之照入也

會極有簿疏之進

奏也外廷不聞萬一有

國家大事激截實封揚言於外曰

留中矣外人知之乎萬一有詐傳

詔旨匿不封還揚言於外曰

進繳矣

陛下知之乎今

陛下精明中官謹畏必無此事臣恐

聖子神孫守爲家法倘不逞爲姦則何變不起臣望

自今以後

留中章奏每月

御前發未覽揭帖一紙內開某人某人未及批答

下會極門轉發各衙門備照其繳還

御札原本乞

批知道了三字發該科備照庶

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欺蔽所關重大不可不

防臣觀

陛下昔日步禱

郊壇發金賑濟非忘民者

朝無一事之壅疏無四日之下非怠政者乃今章

奏半停民愁罔恤當此

春秋鼎盛之年豈無夙夜憂勤之事患不富耳自古

帝王之求富者亦多矣史冊所載開卷可知

陛下試觀其時治乎亂乎其君安乎危乎夫天下之

財止有此數君欲富則天下必貧天下貧則君

豈獨富故曰同民之欲者民共樂之專民之欲

者民共奪之天下民窮財盡未有甚於此時者

矣

陛下織造燒造日增採取收取益廣歛萬姓之怨於

一宮結

九重之讐於四海臣竊痛之使萬里江山千年如故

即

去餘齋文集
乾清宮一無所有誰忍使

陛下獨貧今禁城之內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讟之聲愁嘆之語甚不堪聞

陛下關之必有食不下咽寢不貼席者矣臣觀今日之勢如坐漏船水未濕身如臥積薪火未及體望

陛下之速登涯而急起臥也不朕積於千日決於一日

陛下雖有萬箱錦繡千筭金珠豈能獨享哉前代覆車後人永鑑蓋人心得則天下吾家人心失則

何處非讐臣老矣髮白齒落恐不得以太平終

此身又聞小民踏穿地穴以防兵縉紳預買山

莊以避亂臣見此光景仰天痛哭曰臣民如此

皇上奈何無人明目張膽敢爲

皇上發一透徹之語又奈何臣一點血誠籲

天叩地齊宿七日抽思萬端難裁迫切之衷敬上憂

危之疏若一言虛誑駭

上之心則

九廟神靈奪臣之魄

陛下倘信臣耶將臣所已言者慨

賜施行所未言者再加修舉移

宮中之勤以勤庶政推利國之念以利烝民將人心
懽悅

天意轉回常守其富常守其貴端居

大寶之尊無限金珠自在何福如之倘疑臣耶乞

召三輔九卿大小文武百官一一面問果謂民情安

妥臣語張皇臣願解衣而投階獲延頸以就斧

鉞爲人臣妄誕者之戒臣所言天下大計臣具

疏未敢告人望

陛下密行臣言若出

聖意久留臣疏以驗將來臣日夜祈

天惟願臣言不驗使臣言而驗

陛下雖悔將何及耶冒犯

天威分當萬死不任席藁待罪之至

○跋語

或問家君憂危疏中不及建

儲何也曰癸巳之秋余上計安

皇嗣一疏凡十款

上不悅留中矣是名也大小臣工章數百上

上益緩冊立之年至山陰相公

君臣以不悅去國

上厭聞此語不啻極矣憂危一疏以天下安危

聖躬禍福爲題

上以建儲爲關天下安危乎係

聖躬禍福乎進言者方欲以新語悚

上聽聞而雜以極所厭惡之一事是併千萬言而棄
之也此諫法之所禁也又問予欲

上之密之何也曰倉廩之匱竭兵馬之單弱民生之
愁苦中國之虛實豈可使山中不軌聞之我之
籌倭豈可使倭聞之門戶之怠疎左右之情狀

豈可使近習聞之余之密非避朝紳也懼報房
之流布也疏入

上當食而廢諦覽再三至夜分

發司禮監明日食時繳本此何光祿淵泉傅大僕約
齋所聞於尙食者也

聖主光明正大不示人以密矣又疏長而寫者難於
關防疑衆而購者爭欲蚤得余何能密之使余
而有意於發抄則衙門章奏無分

批留何嘗不發抄也而余多此一語以博罪哉

摘陳邊計民艱疏

爲摘陳邊計民艱懇乞

聖明俯賜採擇少裨治道萬一事臣聞振刷者安邊之要圖節儉者恤民之至計臣素無匡時遠略經世詩謨可爲

聖天子獻惟是臣濫叨督撫職在安攘除可以徑行者已經便宜施行外所有一得唾餘

請下諸司確議中間有不便於士夫者極便於軍民有不便於一時者極便於久遠惟願破積習之錮套祛公共之私情無以明作爲紛更無以因循爲安靜則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曰慎優免以息民肩夫免役之法所以優士大夫也

國初京官有全戶優免者後以民力不堪

累朝更定一品免田糧三十石人二十丁等差而至吏員免田糧一石人一丁非謂一丁旣免而百役盡無也設一品之家有田糧四十石人四十丁則此十石十丁者凡一切糧長里長水馬驛夫倉斗庫役重差皆屬編派不准蠲除矣而今也則不狀他無論卽如吏員上納候缺最下者

十五兩行頭耳本身雖係萬金之家既不坐以重差而外免一丁亦無分毫力役如免大戶庫役斗級一歲所省不減百金彼家有銀十五兩者奈何不爲吏而大戶庫役斗級之所派皆無銀十五兩不能上納之家者也等而上之又可知矣爲姦者之言曰糧出於地吾旣納糧差出於丁吾應免丁何差得以加我不知後湖黃冊皆載事產糧長大戶驛庫斗級皆照事產審編者也即使優免本人不親奔走之役而頂應門戶豈無同室之親柰之何毫釐重差不坐適加

之小戶貧民哉近日優免人丁雖准下則人戶而一切重役常於免外不編小民委不堪累合查田糧一石應派差銀幾錢本身一丁原坐丁銀多少盡與除豁外其餘免外差徭與百姓一體編審窮苦之民庶幾其堪命乎不朕貧民旣已累苦又代富貴攤包柰之何不過且死也至于城市房號火夫閭閻保甲鄉夫優免原無定式小民更覺難堪宗室士夫之家閑房雖數十處開店招商院子雖數百家僦居佃地夜巡晝役有司不敢派一人救護巡緝地方不敢撥一

役甚者刷一朱戶掛一牌扁或冒免戶族親戚
或暗索供給財物下至書手陰醫快壯門皂等
役房宅俱無差撥其疾首蹙額而從役者非無
勢力小戶則賣酒飯貧民甚者寡婦傭人亦當
火夫籲天呼地赴訴無門而不肖有司彌縫要
結但求士夫懽聲那恤貧窮愁若此宇宙間一
大不平事也且火甲等夫以防盜賊盜賊之志
不在貧窮享富貴之榮而役貧民以護身家又
濫免以圖供億仁乎不仁乎彼貧者固能爲盜
者也而役之以護身家智乎不智乎杭州民變

可爲前車相應下部從公酌處要見官吏人等
除應免丁糧之外其餘丁地應否照依事產編
審力差府第官宅除本身任坐外士夫鄉莊除
大者一處外應否將別店餘莊編入火甲優免
既定其在城者悉照

京城事例查其衝僻編爲號銀雇覓必不爲盜之
人給以由帖自行打討令其巡夜在鄉者悉照
保甲事例優免所在止是稽查流民不免所在
一體修工撥堡庶以累之肩可息而不平之恨
可消矣伏乞

聖裁

二曰省興作以養民力臣聞民事少則財餘官
好動則民苦城池倉庫祀典廟祠及官衙吏舍
道路橋梁堡舍墩臺做裏傾頽自當申呈上司
議處修理雖有勞費事在當行猶且酌緩酌急
量力量財勢有可因不敢輕革往見有司喜游
觀重風水財力有餘或起書院造閒亭或劬文
昌祠鍾鼓樓誠增勝槩壯奇觀矣豈知無益莫
作民膏可惜留此銀以糴穀備賑非救荒活民
之要務乎以後有司營建費銀十兩以上不分

有碍無碍設處派處但不經申呈而擅自興作
者紀過戒飭至於萬無一益而勞民傷財爲費
最甚者莫如牌坊一事臣聞君子行修則口碑
載德士人業著則史冊流芳以科第官階自炫
赫童心俗態有道者不然但撫按建鄉宦坊第
相沿以爲舊規既不肯廢鄉官承撫按優崇相
沿以爲厚道又不敢辭及州縣有司遵奉明文
動支庫藏起派人夫妨廢農末搔擾閭閻其父
兄子弟不爲仕者愛聲稱但爲俗人悅眼目遠
方求匠隔省畫圖鑿玲瓏之石題誇張之額壯

麗者費數百金工巧者修三兩歲斂千家之怨
侈一已之榮日新月盛奢麗相高甚者一官而
建坊五七座一縣而坊牌五七十座正人君子
何嘗以是爲有無習以成風則亦在撫按之用
情否耳今舉人進士初中既有坊銀或立於當
年或建於他日自行蓋造分所宜狀院司表厥
宅里止宜增以門牌至於每科總坊津要特坊
動支錢糧派編夫役及院司道府州縣衙門行
臺公館處所既豎大坊於面前又列兩坊於左
右居官之瞻視奚榮下民之脂膏可惜士君子
切世道之憂有老成之識柰之何於民窮財盡
之時作此勞民傷財之事哉是說也言者再矣
竟不覆行臣目擊時艱再一懇疏伏乞

勅下該部嚴加禁約仕宦之家除自己辨料雇人聽
其修建坊牌撫按衙門止許一扁表宅外如有
德位兼隆勲猷茂著應賜坊第者另著一例該
部照例題請

明旨允俞定以動支官銀若干起派人夫若干如有
不經題

准爲人建坊及自萬曆二十一年以後各衙門有擅

自建坊及有司奉承而上官不行禁止者俱以
違

制論庶閭閻之愁嘆可息而府庫之支銷不濫矣伏
乞

聖裁

三日酌陞遷以蘇民困臣惟百姓之差驛遞爲
重而驛遞之差輻扛爲重招募貧民一日纔得
銀二分耳一身衣食八口供養取給焉驛遞官
常例造冊工食循環使費取給焉甚者站銀開
領後時差冗典衣賸羸腹饑擔重力盡途長肩

疑塗龍之傷項結覆盆之瘿如此民艱仁人隕
淚夫棄妻子而之官人情之所不堪也攜妻子
而旅困

聖王之所不忍也驛遞雖勞委難停止惟有就近陞
遷可以少蘇一二查得司道官員凡二百七十
知府百四十有四司道牌票徑行知府借部屬
以行所在驛遞衙門夫馬莫不應付此四百餘
員者陞遷事故一年在道不止百員南北東西
常數千里如郭子直者浙人也旣以廣東僉事
陞山西叅議又以山西叅議陞福建副使兩年

之間跋涉萬五千里在任不及歲餘冒暑中濕
一病幾死卽魚貫俸資不分遠近而奔馳強半
業官幾何其者左右布政品級相同而右使轉
左亦計俸資臣竊嘆之今右布政使萬象春不
拘俸資就近遷轉始信達人之識不膠故常以
類推之當不止此臣以爲除撫按特差邊材論
望不分南北外其餘兩司知府當分南北中三
單論俸如雲南貴州廣西廣東福建五省爲南
單南直隸浙江江西四川湖廣五省爲中單北
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五省爲北單三單各

自論俸不得以北單人陞南缺亦不得以南單
人陞北缺惟是中單儘可通融如陝西之於四
川湖廣之於廣西四川之於雲貴接壤之區陞
遷亦便但此格一破勢必黃緣三單既定各以
五省之官照俸陞轉大約以年半爲速以三年
爲遲速者原銜管事如僉事任淺則以僉事管
叅議事待其資俸已及狀後陞補叅議而僉事
作缺遲者考滿加陞如副使三年考滿加叅政
職銜算俸仍管副使事待有叅政員缺卽與實
授而副使作缺至於丁憂考察論劾員缺偶多

遲速以是爲差譬之各縣貢額雖計糧石而遲速所值亦自不同單定則人無二心法平則人無二議如有六便馬省驛遞夫馬供支之累一也免本官長道跋涉之苦二也赴任近而歷俸早三也無水土不習之病四也南人習南官語北人習北官語聽訟曉諭不費詞說五也道路不耽日時職業不至久曠六也其部屬知府推陞兩司亦照三單分缺是舉也有六便而無一害似亦可行惟是中五省甲科頗多南直隸司道甚少相應於隣近省分稍一調停當無不便至於驛遞教官許選本省題有

明例矣州縣佐貳首領等官携妻帶子自是人情富者家有餘資尚能雇覓夫馬貧者擔負行李往往困頓長途千里之費至儉亦湏二十金况所選有三二千里者雖有在任俸薪僅足一歲衣食一往一還誰爲資助如是而望人以廉安得人人伯夷哉臣嘗考之古人魯人爲魯司寇宋人爲宋司城宗族親戚皆其所治未嘗有不行之法漢朱買臣張鎮周皆治其鄉人未嘗有可避之嫌然猶曰前代今指揮千百戶不易備而

管軍法令所加半其親族狀猶曰官卑今總督
宣大山西未嘗不用山西人總督劉遼保定未
嘗不用真定人彼府衛首領州同州判吏目縣
丞主簿典史權統於印官職分於一臂彈丸郡
邑有何事權而必須闕省除授於二三千星之
外哉臣以爲除州縣正官以上照常除授外府
衛首領州縣佐貳以下先儘本省闕府州縣次
儘隣近闕省州縣卽人缺偶不相當亦須量選
幾員以示破格之意卽闕省銓除難罷亦須不
出千五百里以示體悉之情其守候日久願告

遠方者聽從其便委曲如是而猶放縱貪婪雖
拏問盡法臣亦忍之矣蓋

帝王舉措地載天涵而英雄見識大刀濶斧舊日拘
孿之見苦官而病民者稍加變通似不爲過伏
乞

聖裁

四日省侈費以惜民財臣聞天生百姓非以養
縉紳

朝廷設官凡以安百姓數年以來天災叠見小民生
計所在蕭條爲士大夫者俸薪供億夫役居食

已事事資民矣生息財貨惠養烝黎已萬萬無處矣獨可措手者僅有節儉一事少廢萬姓脂膏可道一生惡孽耳乃誇張侈大崇靡工文以百姓生死之資供一時耳目之玩如酒席下程極其豐美鋪張供具備諸紛華近日在外諸臣多以簡質率屬舊風亦稍稍衰矣惟有科場一事各省爭尚繁彌搭鋪費數萬之席綵帳結數千之帛一雨淋漓盡成污壞調集數十處樂工戲子張設千百卓看席花枝一日冬烘總歸棄擲而百派雜出一省騷然科場之內一切供給

猪羊過百雞鵝數千米麵丘山酒肉林池雖費不可過裁而樽節可省其半至於考試京差委多一費同考試官取聘太遠亦非舊章假令避嫌止宐隣省若稱經缺舊有借房彼主考兩官豈能不閱五經乎辛卯科場臣在陝西提調見考試官吏部員外郎麻瀛戶部員外郎于若瀛筐篋一切金帛不受分毫囊篋止有錄文真同琴鶴臣與三司甚敬重之不當一槩稱主考之費但科場照舊則百事相宜近奉

欽依已經停止外臣欲外省場屋筵席比照

恩榮定一科場事例使天下賓興不侈於

御宴彌文不至於傷財蓋有二善焉諸士登科卽有

民社之寄謂宜示之儉德以爲始進章程不當

沮其素心以開多欲情竇蕙姓脂膏用之坊牌

衣服鐘盤有益舉子節其無用繁華靡麗可養

民財成規一定遵守須嚴布政司每遇科場之

年將應用諸費備細條開某項用銀若干取諸

庫藏某項用銀若干派諸郡邑造一支冊呈送

巡按御史斟酌裁定如有濫費不准開銷其看

席如不可少兩司而下量與折銀每卓一二錢

亦不爲薄若無名雜派如卓椅椽薄各色器皿

減價重收如柴薪菜蔬米麵酒漿凡係騷擾民

間一切嚴行禁約其今科置辦官物自當收藏

備用乃科場旣罷蕩然一空下次科年又行派

置官雖更代不常事則經久不易如斯慢棄奚

止千金謂宜出場之日責成原管官員備細跟

究原數查理明白造冊二本一送巡按衙門一

送布政司一給本府委府佐官一員收掌其事

比照倉庫財物歲歲查盤封鎖下次科場將近

布政司預查某舊當新某缺當置共用銀若干

仍呈巡按衙門批允如有仍前慢棄損失者收
管官雖經離任仍從巡按御史查叅坐贓罷斥
庶十科可省五科之財而減一分之費民受一
分之福矣伏乞

聖裁

五日酌解審以矜原證臣惟審錄之意本爲理
枉申寬而無寬之囚難於死中求活臣昔按察
山西檢閱獄案已奉央單者一千餘起姑以成
獄十年者言之未奉央單之前數批問官屢行
詳駁既奉央單之後十經按院兩歷恤刑俱批

情真已無虧枉况大理評駁

明旨允俞卽有寬情不過百一况二三十年老獄經
審更多寬情更少乎夫恤刑主於求生尙求之
而不得巡按主於求是豈能於求生不得之後
更有求生之法乎巡按御史事繁責重所謂埋
輪持斧除暴去貪雷厲風行釐奸剔弊俾一省
之內百僚震懾萬姓輯寧此其本職審錄罪囚
特其一事耳今所至地方閉戶下鍵廢寢停食
翻閱舊招推求成案察半言一字于老吏周內
之餘蒐別故深情于多官允駁之後耽延時日

去偽齋文集
耗竭精神無乃偏重乎至於解審罪囚更多艱
苦山西郡邑大都邁嶺踰溝裹餓徒步御史出
巡雖取適中駐劄遠者常二百里發解之時屍
親干證俱令追隨解夫民兵多加防護雨雪饑
寒老弱疾病殆於道路常數百人每人盤纏動
費幾錢一切往來動經半月累死者莫與矜憐
脫逃者解夫抵罪及至審錄之日十囚九條情
真批與門外推官量責三二十板推官不見獄
情每從寬厚或輕刑或減免苟且完事而已夫
以絞斬踰秋之人少緩一年之死奔求辯豁情

理宜狀所苦者屍親干證耳歿者幾次蒸刷抱
數十年之沉冤骨朽形銷而恨不得申生者妨
業費財受數十年之負累家破力殫而囚不成
決是以孝子慈孫忘不共戴天之讐半爲罪人
解脫情固有所苦也臣以爲巡按御史欲審罪
囚先行掌印正官將在監重犯就近拘提原證
逐一細審明白仍親責本囚服辯服而不辯者
取無寬結狀辯而不服者具可釋緣由仍將在
獄囚冊俱送巡按衙門聽候取止除無寬停解
外止將稱冤人卷解候面詳稱冤而審實不寬

者重責以洩原證之憤無寬而情理難恕者行
掌印官重責以慰死者之魂如此則無罪之民
悉除累苦押解之役亦免干連似於情法無一
不可臣向與御史喬璧星徐元俱言之二臣皆
以爲是第出御史之口嫌於便已出臣之口實
以寧民伏乞

聖裁

六日興武教以養將材臣惟

國家世貴武臣匪直酬先世勲伐亦欲習先世箕
裘需他日緩急用耳今統袴子弟口不談韜略

身不習戰陣昏庸懶散不足當一健兒乃

國家今日舉武循習故事豈得真材夫將者萬姓
之禍福三軍之死生係焉得其人則所向無前
非其人則全軍覆沒卽有穿楊貫蝨之弓飛取
揮落之劍臣猶曰此一軍之技也不足以稱百
夫長千夫長而况今日張高廣之侯發向天之
矢不論邊心俱准中式策摘括段之文論擬必
出之句奏泊成章便得會舉曰此將材也至於
世職襲替較射併鎗但可握槊挽弓卽與應得
世爵當事者豈濫與哉來者皆朕欲不與一無

可與矣蓋累世承平武學盡廢高者談文墨自
附儒流卑者冒衣冠不及行伍以剝削爲治生
之資以鑽刺爲出身之路以下陣犂塘爲制勝
之術試問七書如何發明八陣如何聚散士卒
如何統率器械如何擊刺則瞠目卷舌者十九
豈古多名將而近乃乏材哉則教與不教之故
也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卽戎子路曰比
及三年可使知方今無論教民而武職武舉亦
曾習兵書學戰法否乎臣徧閱三關求一武職
曉暢兵法堪爲中軍把總者未見一人匪其實

鈍而力弱則將略不聞之故也查得會舉及三
科武舉雖不知兵狀旣舉而用之矣不令之習
兵可乎臣請於各衛所年四十以下武職及應
襲及一切武生民生舍餘軍餘之願習武藝者
籍名於府州縣掌印官造冊送兵備道巡撫衙
門爲武弟子臣與按臣考選會舉及三科武舉
之有望者爲武師以教習之其住宅官給空閑
處所其教習擇於寬大寺觀或教場公館其講
讀如司馬法孫吳通讀百將傳通覽尉繚六韜
三略李衛公及武經總要等書聽其各占分習

各受業於武師近者三日一講論遠者一月一會考凡在習官生指揮以下堪以作養者俱執弟子禮其養贍每歲廩給銀叁拾陸兩束修聽其多寡不限以數其教規官不率教者四季申呈該道責治應襲以下徑自責治其考較先將日習本業幾種報知撫按及合于守巡兵備撫按守巡兵備出巡試其弓馬火器戰法於教場又每人揭書背問十條令之講解嚴加賞罰可賞者多可罰者少武師保薦以次陞用賞罰各半武師考平常可罰者多可賞者少武師戒飭

會舉不准陞用武舉不准會試若三年之外怠棄職業教習無功會舉降其二級發回原籍武舉革其衣巾仍爲軍民其武職應襲非爲操一械以當軍實欲習七書以爲將鄉會武舉非欲逞辭章以學文士實欲試方略以選將材武場試卷先報所習兵書二場試中巡按御史分委司道府官就所習中以將略戰法背問十條令之口占果能通曉其旨趣可見諸躬行狀後許進三場武職襲替自州而道院先試弓馬次問所習十條如果技藝韜略俱有可觀其起送書

冊備開州試馬中若干步中若干十問能答幾
條送都司送道送撫按衙門皆狀候闕五尺高
八尺立於八十步外其四試馬不中三箭步不
中二箭十問不能答五條以上者發回肄業半
年再試發回六次頑惰如前騎射不精文藝不
解者不准起送其不應起送而起送一省五名
以上撫按都司該道俱聽兵科叅處庶將材之
作養既嚴武職之替襲不苟緩急選將必收得
人之效矣至於武學之開徒啓倖門又費供億
用貢士爲師旣屬虛文濫民間優占終成游惰
則臣不敢請也伏乞

聖裁

七日精器械以求實用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夫工之器以造作耳猶朕求利况兵
乃生死之器乎今日三關兵器非不關局料工
銀而監督者侵牟打造者苟且應用之器不造
而不應用者甚多利用之式不求而不如式者
甚衆且收藏不謹損失難稽盤道梁一守備城
耳損失兵器至四萬餘件邊防若此真可寒心
臣自蒞任以來打造必求如法器械多所增補

惟是無分毫之益靡可惜之財爲軍士之累者
則明盔明甲是已臣視師鴈門見官軍射箭皆
以便衣臣責之曰汝臨陣而射亦便衣耶令之
甲冑須更來皆罩甲也臣又責之曰汝臨陣
之甲亦用此耶曰此正臨陣甲也凡臨陣皆暗
甲而以衫罩之一便於旋習二不生戎心故臨
陣無不暗甲者曰爾之明盔甲安用哉曰接送
上司眩耀觀瞻耳因環跪而泣曰軍士之孽明
盔甲居其半閱科撫按巡邊歲不減一二次各
軍無高房廣廈濕氣所侵盔甲生綉把總管隊

責之鏗磨片片拆開口日刮洗數日始新又覓
人穿結脩刷一次可費一月之糧雨霧一經又
生滿甲之綉至於盔子盔不但笠頭渴可挹水
饑可溫食從來稱便近乃頂上加槍數寸飾以
旌旄豈不壯觀然緩急既不堪用而人愛鐵
卽不得殺人往往以弓掣刀撥而下安用此物
爲哉臣乃拊膺大息曰虛文之害亦至此哉夫
明盔甲一副計工料不減三千三關可費十萬
戰陣既不適用而收藏又爲軍憂且每軍二甲
無乃侈乎輕生死之需工觀視之美無乃舛乎

臣請

勅下該部詢之京營如果明甲無益盜隘有用除將官武職聽造明隘甲一副以壯觀瞻外其軍士似宜通行免造而以明甲之費資暗甲之堅費既省而制又精其於兵家所補不少矣伏乞

聖裁

八日練鄉兵以備緩急

國初設保甲之法每十家爲甲甲有長十甲爲保保有正凡屬甲內人民各置兵器一件甲長置鑼二面保正置鼓一面或鏡一杆此非以作虛

器擾民生也誠慮夫除戎器用戒不虞有武備可以無患鄉村有盜守望相助者此民大寇流劫登城守陴結砦入保者此民天下多故勤王禦侮者此民旣欲救其生何暇惜其擾哉古者役民每稱至冬而講武則於農隙蓋重之矣臣亦不敢言農隙請於十月初一日以前先令保正將甲中壯丁五十歲以上除衣冠本身及寄住流民勞瘵久病不編外其餘不分富貴不淮優占俱用手本開名到官掌印正官携同佐貳先將在城居民從市首至四關分爲四聚每聚

各若干人逐一點名強有力者習弓弩體便捷者習刀鎗有目力者習火器壯而拙者習棍棒或因人定兵或聽人自認卽以所習武藝註於本名之下將本州縣下班民壯盡數分於四聚之中爲教師各以所認分師教習一操一歇早飯後巳初入聚晚飯前申初散聚三月之後正官携同佐貳以東南西北爲序定日試聚初試賞次能者寬不能者之罰三月再試賞能者薄示不能者之罰又三月再試賞上能者重不能者之罰重賞不過穀五斗重罰不過笞一十至

二月十五以後將四聚之民合爲大聚弓弩與弓弩耦射刀鎗與刀鎗對敵火器與火器打放棍棒與棍棒排擊類分等第賞罰教師罰中少而藝生者之工食以克中多而藝練者之賞至於四鄉之民或五保或十甲各照地里近便編成小聚或三聚或五聚各照鎮店相應立爲聚所其器械僉編分認既定擇第一二等民壯分派四鄉各聚之中俱如前式實行操演有司試聚亦如前式實行賞罰至於飲食宴會之間歲時會集之日卽以武藝之勝負爲杯酒之輸贏

使民以爲樂而不以爲難二年之後五百人中
拔其尤者立爲隊長千人中拔其尤者立爲千
總各給冠帶免其差徭三年於隣近衛所選取
指揮千百戶知兵者一員教之合陣四年教之
習戰一縣但有二千神氣自當百倍以之居鄉
劫盜不敢入其境以之乘賊大寇不敢撻其鋒
以之勤王則天下皆忠義之師以之防變則軍
士銷驕悍之氣鄉兵有一之弗善乎談者動以
勞民傷財二事爲慮夫二帝三王寓兵於農何
嘗一日不講武哉而民不告擾者法制定而奉

行者得人也倘患無財乎各州縣民壯多者二
二百名少亦不減七八十若暫減數十名工食
置器械備犒賞寬狀有餘行之三年仍復其舊
奚而不可大抵今之有司賢者十一而惰不事
事者常九也以造冊虛文爲壅蔽之具以黥查
虛套縱科罰之私昏昏若卧穴之狼泄泄如處
堂之燕不求濟事止是擾民臣言及此切齒腐
心當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萬一狂逞之寇屠
劫鄉村百姓何以爲生攻陷城池守令豈能逃
死哉又安得許多衛所兵馬護守各州縣之城

池也臣以爲武備舉廢爲今日課守令第一要
務撫按各道巡歷郡邑嚴加訪問但有條令已
頒不肯遵行或彌文罔上及多事擾民者卽特
叅降調甚者罷斥庶四海之英風可振而猖獗
之寇無憂矣至於舍

祖宗保甲成法分外僉報抽丁派銀里甲供贖工食
置造戰衣器械等項是於民壯之外又增民壯
徒知以兵爲兵不知家家皆兵人人知戰之尤
得也伏乞

聖裁

九日嚴法令以服豪軍臣聞

帝德好生獨軍令果於尙殺故古之名將有後一時
而誅貴臣有因一笑而誅寵姬有取麻一縷而
卽梟以徇有借一笠而必殺無赦者非殘忍以
立威用衆之道當如是耳今督撫總兵
朝廷授以旗牌俾之開府建牙遠節制犯軍令者
得以擅殺故旗牌所在卽

天威所在

天子旣命之矣非專輒也今之犯軍令者不可勝數
綁縛而赴市場待其乞哀而後免者有之乎貫

一耳者有之乎僅僅者網一繩打數十棍耳法
不震於武臣恣其剝削令不行於軍士養其兇
頑彼士卒者禮教不聞於耳紀律不接於目威
嚴不警於心加之操持有議者爲彼所唾痛癢
不關者爲彼所恨我之氣索狀不敢直無復明
目張膽之言彼之心橫狀不可遏遂逞裂背反
唇之怒斧鉞倒投於三軍而主帥不得爲匹夫
則積衰所養非積威所激也夫撫道無長膠挾
續之恩將帥無分甘共苦之惠情意乖離憤恨
鬱結自取操戈歿何足惜所可恨者驕兵橫逞

不可收拾耳日者西夏之變三關軍士無不吐
氣揚眉視撫臣如就刀砧惟彼生殺時臣巡視
三關應行之法毫不敢廢抗不受罰者倍加之
刑望外希恩者此莫之許夫置一身於十萬虎
狼之叢此心何嘗不凜凜顧以爲

朝廷紀法重於臣身即使環向關弓臣端坐以受
撫臣可百殺百易而體統必不可褻法令必不可
廢邇者此輩豪悍成習海內氣焰不約而同
矣夫惠一也施於平日則感我爲恩施於旣變
則笑我爲懼在彼鼓譟則得在我鼓譟則與是

賞之使爲亂導之使犯上也戍主帥殺鎮臣害
不及而利得何憚而不爲尚寬恤者之意豈不
曰衆怒難犯未亂易平隱忍遂縮姑緩目前耳
使天下而一軍也使官軍之相臨相使而僅此
一時也卽名分倒置綱紀隳頽臣姑忍之顧此
官此軍此紀綱此名分與

國家相爲終始今驕者日驕懼者日懼備備狀若
不可以終日有如要索無厭理不可從倉庫無
餘勢不能給何以應之卽勢能給理不論賞之
百萬不過贏得一怕字耳臣以爲養軍之費本

自不豐果有尅削扣減激變軍心如近日吳天
賞者審勘得實必誅無赦與其被殺於軍士以
成叛逆之凶孰若正法於

朝廷以洩軍士之憤軍士曠有所洩鼓譟無以爲
名貪官法有所懲剝削自不敢肆臣欲文武官
員除軍法應行外但有剝軍虐士者

陛下取而誅之不待變起旗甲軍士除隱情明訴外
但有訛言倡亂者撫鎮取而誅之不待謀成乃
謀成而猶不知者則主帥之疎也今營伍之法
五十人爲隊隊有管貼二人五百人爲司司有

把總一人千人爲哨哨有千總一人三千人爲
營營有中軍一人有五十人爲亂而管貼不知
者乎有五百人爲亂而把總不知者乎有千人
爲亂而千總不知者乎彼固陰主之而陽逃其
罪或陽倡之而陰藉爲功明謂我知而無奈彼
何者也臣以爲用衆之道擇長爲先擇管貼須
公正老成能服五十人者爲之擇把總須奉法
宣恩能服五百人者爲之千總中軍以上無不
皆朕選擇既定頒布成規孝弟忠信之行卽戎
講武之法日與論說賞慶刑威之條親上死長

之義時與申明恩愛所及於長常帶厚心腹所寄
於長常真俾長與我志意相孚隊中有欲言之
情管貼明達於把總把總明達於千總以次傳
聞可從者卽與處分隊中有欲行之事管貼密
聞於把總把總密聞於千總以次傳聞可息者
卽與消弭如一隊鼓譟不問何人主謀先誅管
貼一旅鼓譟不問何人首惡兼誅把總一司鼓
譟不問多寡兼誅千總此外止誅首惡一二人
餘赦不問其中軍千總把總管貼隊長巡捕凌虐
者許本隊被害軍士連名陳告撫鎮及所在道

府卽與從重發落軍士有感衆亂群不遵法令者許本隊把總等官指實具呈道府審明撫鎮官卽發旗牌梟首示衆夫恩信結於平時教令聞於有素上無不溥之惠下無不達之情倘犯成規卽使就戮誰無良心何敢生亂卽日嚴恐激變寧夏之變何曾尚嚴而府道不免見殺與其姑息而見殺孰若威嚴而見殺之尤愈乎不狀積弱之極終釀大釁恐爲

社稷憂伏乞

聖裁

十日招土著以壯邊圉臣聞

國初隸天下之兵於尺籍載之武庫貧窮者原籍幫貼死逃者原籍勾補無非充實行伍警戒不虞法至良也其在於今有擾於民者三無益於軍者三所謂窮則變變則通者此其時矣喪亂流離饑饉瘟疫豈無戶絕之民而軍士清勾必欲足數株連同姓蔓累里排女戶佃家一切補解有擾於民者一有軍無妻族人代娶一軍兩解族人報僉盤費之津貼道途之艱苦徭所之需索甚者川貴兩廣往還連年瘴鄉隕命及收

管回家費金常百有擾於民者二衛所官員不利於有軍而利於索賄者何軍缺而月糧不缺或詭名關支或借名查點狀而必請勾軍者何遠軍着伍懷戀故鄉罄其携囊交結本管本管借口討取軍裝之名仍復賣放倘日久不來而歲供不缺仍復清勾是清軍御史清軍兩道府州縣官止爲衛所管催科賄賂之役耳有擾於民者三即使真正軍族止有老幼殘疾一人不成戶絕自當應解解將安用無益於軍者一即使真正壯丁皆把犁荷鋤之夫游手好閑之輩

不能執干戈以從戎無益於軍者二即使真堪戰陣狀數千里外水土不習居止無所孤身見陵於衆養贍不及於身其勢必逃無益於軍者三臣聞貨之所積者賤俗之所尙者精九邊之民近虜而尙兵士著之軍世產而安業夫軍伍不實豈患無人乎患無食耳食不足舊伍且逃何有於遠人食苟足隨在皆兵安用紛紛狀騷擾於數千里之外哉臣在三關點閱軍士見其凋儻問之太半招募見其平常或孱弱問之太半祖軍臣故曰清勾遠人不如招募士著之爲

便也說者曰招募之兵易逃清勾者獨不逃乎
說者曰招募之兵無供清勾之軍皆有供乎夫
步軍既有月糧馬軍兼有料豆招募有保人編
伍有互結苟將領不侵牟以自肥也將一缺而
二人共之矣彼何肯逃至於祖軍原籍除戶絕
挨無及重名調衛者悉與除豁及戶丁願來補
伍悉從其便外臣以爲在邊軍士既有月糧原
籍軍裝有甚多寡族大田田者卽歲解軍裝百
金一軍豈能當兩軍之役丁盡戶絕者卽歲無
軍裝毫髮一軍亦自應一軍之差臣請一破拘

攀惟求實濟責成清軍御史及清軍兩道嚴督
府州縣掌印及清軍官除丁盡戶絕又無產業
及伍次取結三十年以上查無名籍者悉與除
豁及軍買民地糧差隨民不許重科外其戶絕
而民種軍產不納民糧者一縣共若干家共地
若干頃每畝該出軍裝銀若干共若干戶不絕
而僅存老弱不堪應軍者若干家每家該出軍
裝銀若干共銀若干其族大田豐不應民差每
族該貼軍裝銀若干共銀若干凡此三等每縣
共該銀若干行令掌印官及清軍佐貳免其清

勾分數但令催納前銀造冊一本分別邊鎮某鎮軍裝若干某人某人將銀解布政司該司造冊一本分某邊鎮該軍若干內某州縣某軍名下納銀若干照前分爲三項無亂軍名差官解納各鎮取獲批收一面造冊報知兵部其完不及分數者比照清軍分數一體查叅其銀解邊之後不分有無軍裝戶籍通融計算一半給與邊軍一半招募土著該鎮撫臣仍須報部某布政司解銀若干除半給邊軍外餘銀若干招募土著若干如此在籍之人既無清勾解發之擾

而輸納者甘心土著之人利於官銀雇募之資而應命者必衆夫土著之利有六安於風土不苦邊疆一也習見兵革膽氣不怯二也眷戀妻子不肯逃散三也各爲身家禦侮必力四也今日逃伍明日改募糧在卽爲軍在緩急定不乏人五也精壯惟我簡拔非若清勾之軍孱弱難以更換六也有此六利何憚而不行或曰恐亂尺籍曰否也招募之軍頂尺籍之名不改易也或曰恐逃原籍曰否也年年納銀之家卽年年原軍之籍倘不用銀而用軍則清勾之戶尙在

也朕有一防州縣官各私其民里老各私其戶以富爲貧將多報少使軍旣免解而銀又不多以省催納弊誠有之是在巡按清軍等官清查軍產戶丁嚴加覈實大率免其勾解省其當軍又省其津貼截長補短每軍須定一名應當之費似不爲多惟實心任事者出自有良法耳但徂於舊典勢必不行夫

祖宗之法令變通者豈獨一清勾哉單甲變而爲條鞭養馬變而爲解銀本色變而爲改折苟利國而濟事則通變以宜時乃善於法

祖者也伏乞

聖裁

十一日議禁山以別利害臣聞今之談邊者以修築墻垣爲第一要務故自款貢二十餘年來無歲不修築矣計工食鹽菜之費不減三百餘萬即使三關九百三十里爲金城一堞一軍須得三十六萬人爲守卽得人而守亦不能堅何者我無所不守 有所必攻以厚集之兵攻單薄之守勝敗之數不問可知臣不敢曰無益平居阻零騎數十人大舉進斫斷五七刻如斯而

已矣糜無窮之財竭有盡之力成易壞之邊苟
目前之計雖婦人孺子皆笑其徒勞而邊臣不
敢廢者震於重大之名狎於沿襲之舊逃我不
疎之罪眩彼易見之功故明知其無益而不得
不爲也有省萬倍之勞無一錢之費計五七年
之功俟三十年之後享千百歲之利者則禁砍
伐嚴栽種是已臣聞地無不宜之材木有斂樹
之性松栢荆檜榆枹樺楊皆山西所宜者使沿
邊一帶除高險剝削 騎難入者免栽外其餘
衝路平梁寬溝陂嶺責成守備操防督率軍壯

每歲人栽十株犯法罪人免贖計其重輕罰爲
栽數十居軍民願栽者計其多寡示以優格彌
山盈谷二尺一株縱橫錯雜無使成行樹木初
成任其橫生戒勿剔削直至拱把之時留容身
之高貼樹剔削務令平光以便吾民避 自容
身之上斜削橫枝狀如鋒刃以攔戎馬直行三
十年後枝密陰繁虜且疑其有伏何敢深入居
民男婦牛馬此中皆可潛藏即使發矢斫刀樹
身皆可遮蔽又且隱匿官軍出而殺賊入而散
林我奈 何而 無柰我何矣 卽勇悍豈能

盡鑿木根乎豈能飛騎木末乎此謂築無土之
邊列無人之卒五十年後永不修築矣至於山
中荆棘樸樾木堅多刺如馬茹茹者種類不一
皆可禦戎亦令沿邊居民徧植山谷麓如雞卵
者就地斜削旁生附出者任其茂密期以五年
斜削一次斜削者如鎗馬足難踏茂密者如蝟
羊裘易牽但可二尺餘深 騎自朕長阻此謂
不朽之尖樞無鐵之釘屏兩重阻障可恃無恐
矣至於山壑水渠不可種植則列攢鎗疊砲石
當其前鋒掘品窖掩釘屏賺其歸道伏快鎗擣

大石夾於山頭倘誘入羊腸之中必殲諸牛角
之內我守者寡則有餘軍彼入者難則有餘懼
至於枳椒棠棗其樹更佳凡在邊圍皆可栽種
乃臣竊有恨焉山西沿邊一帶樹木最多大者
合抱于雲小者密比如櫛自貪功者藉開墾之
名喜事者倡修理之說犯法亡命避役奸民據
深山爲固巢以林木爲世產延燒者一望成灰
砍伐者數里如掃又大同州縣居民日夜鋸木
解板沿邊守備操防不惟不能禁約且索斧鋸
等錢通同賣放彼百家成聚千夫爲隣逐之不

可禁之不從倘 騎犯邊數萬可以橫行而問
里小民趨避莫知所止撤我藩籬恣彼谿壑他
日之害臣不忍言查得問刑條例內一款凡大
同山西宣府延綏寧夏遼東薊州紫荆密雲等
邊分守守備備禦并府州縣官員禁約該管官
旗軍民人等不許擅自入山將應禁林木砍伐
販賣違者問發南方煙瘴衛所充軍若前項官
員有犯文官革職爲民武官革職差操鎮守并
副叅等官有犯指實叅

奏其經過關隘河道守把官軍容情縱放者究問

治罪又查得嘉靖二十年臣邑人兵部侍郎胡
守中總督薊鎮曾伐邊樹作望敵樓爲給事中
王堯日所劾斬于西市

世廟之法其嚴如此鴈代山林西障易保北阻強胡
明例甚嚴胡可弗禁夫以

晉王之幼冲猶能杖斃盜砍禁山校尉之陳卿豎
碑山莊禁約諸校而勢豪罷閑鄉官王乾亨與
同居兄弟伐山不下萬株罪惡不止一種臣已
將其諸弟王坤亨等四人問發充軍外其五臺
山寺諸僧不下數千伐木奚啻百萬淫占婦女

窩聚礦徒且自稱寺係古刹不屬州縣保甲難以僉編盜賊無所畏忌甚爲地方之害臣以爲地不屬於有司人不入於編戶山中聚結俱係各處流民大約不止萬家隱禍可憂議處當亟已經臣題奉

欽依將五臺山僧及寄住流民在繁峙地方者屬繁峙在五臺地方者屬五臺編爲保甲嚴加盤詰矣至於砍伐山林最難緝禁臣欲於沿邊一帶山巒除百里之外照前禁約其百里之內樹木大小不下千百萬論法則嚴禁爲得論勢則槩

禁不能與其縱恣奸盜歲以爲資不若課與商民官收其利况工部每有勘合採木此山且禁且開法令似難一切合候

命下該部容臣估計樹木若干計其滿抱以上卽於樹身號以價值課與商民任其留賣有司催徵價銀解入戶部管糧衙門抵充軍餉滿抱以下計其數目責令看守每十年一估計擅伐盜伐者責成原課商民拏獲盜砍之人坐贓問罪仍重捉捕之賞至於開墾地土屬民者照畝納租以供軍馬屬僧者減半起科以資焚修至於所

留禁山厚百里者豎石爲界嚴責守備等官一
面年年栽種一面嚴禁砍伐但有寸棘尺樹盜
砍伐擅燒灼者俱照例問遣守備操防等官不
行嚴禁從而受賄通同者一體同坐庶商民之
利可通官軍之供有賴臣又有說焉大同應朔
山馬等州縣軍民不屬三關守備其寄住三關
者作奸爲盜人既不入保甲守備不敢鈴束隣
居三關者私擅砍伐禁山但被三關拏獲非聚
衆打奪則不服拘問夫大同山西之大同冀北
守巡山西布按兩司之分道而臣山西巡撫也

兼有提督之責臣非不敢徑行但軍分兩鎮恐
易生嫌山西恃三關林木爲藩籬大同恃三關
林木爲材用人情事體本自難行伏乞

勅下軍門將應開應禁林木私伐擅伐軍民議爲定
法永遠遵行大同之民在三關境內者屬三關
守備管束隣三關境土而砍伐禁山者屬三關
守備拘問不許大同道府州縣庇護奸民壞

祖宗成法撤

畿省藩籬如此庶民利可通而邊防亦固矣伏

乞

聖裁

十二日復月糧以恤貧軍臣聞力役以勞使民者也征戰以死使民者也今各衙門快壯門皂工食至薄者每日銀二分厚者三分四分此內既無雜派之名此外又有需索之利且憂患不關於心偷安常便於體乃軍士則不厭姑自太原營言之每軍月糧八斗每斗折銀五分計一日所得纔一分三釐耳尙不足壯士一餐之費自款貢以來又於六箇月內每月扣銀五分共扣銀三錢爲市本是每日所得不及一分二釐

父母妻子之養所資者此也日用人事所資者此也器械衣裳所資者此也此外無所從來矣又分領夷馬有攤賠之費關領月糧有造冊之費掌印本管指揮千百戶千把總有科派之費有馬軍人雖關有草料稍得侵肥又有朋銀之費守備等營又有雜撥濫差之費有長差幫貼之費有送迎奔走之費較之快壯門皂一無所得諸有所損月糧既少於工食戰征又苦於差役以是身也而責之鼓氣練兵能乎以是心也而責之竭力致死得乎今

國家養兵之費可謂侈矣民窮財盡益之誠難至
於每軍歲減三錢計三關馬步共減一萬九千
餘兩獨不可復乎但款貢見行市本無處復之
誠難查得山西民壯一萬六千五百名當此無
事之時歲供修築之役無裨邊計徒耗民財若
於富庶州縣堪以徵銀者共減三千名每名解
工食衣鞋銀六兩五錢共得銀一萬九千五百
兩解邊以抵市本則軍士之月糧可復而積久
之困累可蘇矣倘虜不恭順我當閉關一萬九
千餘兩之市本免徵三千名民壯之工食固在

因時因勢用人用銀無所不可奈何剝貧軍之
膏脂以餉無厭之豺狼哉伏乞

聖裁



